

游山西运城·读华夏历史
河东探“宝”

146

近日再登鹳雀楼，
沿着石阶拾级而上时，
耳畔讲解员的话语与河风
交织，竟在熟悉的风景里品
出了新意——原来千年诗
韵里藏着的，不只是文字
的平仄，还有山河地
理的密码。

名楼新姿 古今回响

鹳雀楼，初名云栖楼，登楼可生腾空欲飞、一览天下小之感，后因常有鹳雀栖息于楼上而得名，自古以来便是一处引人入胜的景致。然而，除了这处美景外，鹳雀楼还藏着另一处鲜为人知的景观。

如今，重建后的鹳雀楼，不仅保留了“云栖”这一充满诗意的意象，更因一处难得的回声现象令人称奇。这一奇观并非刻意设计，而是当年重建楼时，一位工匠手拍灰尘，无意间发现的。现在，游人在楼下特定位置拍手，便能听到酷似鹳雀鸣叫的回响。听过普救寺里奇特的蛙鸣，再聆听这鹳雀楼下仿若鹳雀啼叫的奇妙回声，人们定会惊叹于这片土地的神奇，以及古今之间那微妙的巧合。这一偶然发现，亦为新楼增添了几分自然天成的意趣和古韵。

鹳雀楼坐南朝北，背倚中条山，前面是人工开凿的小湖“鹳影湖”。湖面以桥为脊、分两侧为翼，整体状若鹳雀展翅的倒影，故名“鹳影”，巧妙呼应了楼名的灵动意象。楼前楹联“凌空白日三千丈，拔地黄河第一楼”，上联状其气势，下联点其地理，精准概括了这座黄河流域唯一的四大名楼之独特地位。

鹳雀楼建筑外观为四檐三层，登顶需走369级台阶，暗合“步步高升”之意。内部因扩建为明三层暗六层，总高73.9米，比北周时期初建的30多米木质瞭望台更为壮观。众所周知，鹳雀楼始建于1400多年前的北周时期，由宇文护将军主持修建，初为军事瞭望台。北周和北齐在黄河一线大战数十年，此楼所在的蒲州城就是交战的最前线。唐至宋初，此楼因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一诗名震天下，这里成为文人登临抒怀的胜地。可惜在金元光元年(1222年)，金兵与元兵争夺蒲州，楼毁于战火，仅存世约700年。此后漫长岁月中，古楼遗址因明嘉靖(1556年)关中大地震与黄河改道逐渐被湮没，直至1997年重启重建，2002年正式对外开放，续写千年风华。

鹳雀楼重建的意义不言而喻，它让承载千古诗词文化的名楼“复活”，成为黄河流域的标志性建筑，带动了当地旅游发展。而其重建过程也至关重要，从专家倡议、方案论证到施工建设，历经多年，凝聚了无数人的艰辛和心血，最终才让这一经典景观得以重现。

楼内乾坤 人文铺展

走进鹳雀楼内部，六层空间均以蒲州文化为核心，逐层铺展着华夏文明与楼体精神的深度联系。

一层“千古绝唱”，聚焦鹳雀楼的文化精髓——王之涣与《登鹳雀楼》。大厅迎面南墙，18米的硬木彩塑壁画“中都蒲坂繁盛图”，再现了大唐蒲州“依山傍河、

再登鹳雀楼 重读山河诗章

□记者 薛丽娟



▲登高远眺 记者 茹雅 摄



▲诗韵胜景 记者 薛丽娟 摄

楼阁栉比”的繁华景象，西城墙下蒲津渡浮桥与东郊普救寺遥相呼应。昔日作为“中都”，此地南北分别居住着达官显贵与平民百姓，当地流传的民谣“手把鼓楼往南看，二十四家翰林院”足见当年官宦云集之盛。东西壁画分别讲述鹳雀楼的起源——宇文护筑楼戍边，以及王之涣“旗亭画壁”的典故，奠定了鹳雀楼因诗而名的文化根基。

二层“源远流长”，追溯河东五千年文明。四面壁画串联起女娲补天、尧王禅位等上古传说，以及本地名人故事，彰显出蒲州的深厚底蕴。

三层“亘古文明”，深挖古时科技成就。从西侯度遗址人类文明之火开端，到尧舜禹盐湖采盐、中条冶铁，再到唐开元铁牛铸造耗用全国四分之一铁产量，这些都说明了河东的战略地位。

四层“旷世盛举”，以鹳雀楼为中心，梳理其历史脉络。从建楼初衷到历代兴衰，变迁一目了然。

五层“诗意蒲州”，凸显永济“诗歌之都”地位，展示历代与鹳雀楼相关诗词，让游客深切感受“诗楼互证”的文化魅力。

顶层“极目千里”，呼应王之涣的诗意。在此登临远眺，黄河奔流，落日余晖

尽收眼底，沉浸式体验“欲穷千里目”的哲学意境，将物理登高升华为精神求索。鹳雀楼不仅是历史文化的载体，更成为激励人们超越自我的精神象征，“更上一层楼”的意象在此刻具象。

整座楼体以空间为轴、文化为魂，从诗韵到史脉，从科技到人文，层层递进，最终在顶层达成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，让千年文明在登高望远中豁然开朗。

山河胜景 诗韵传承

站在鹳雀楼上，高处清风徐来。抬眼望去，鹳影湖碧波轻漾，湖边“双喜临门”的石刻在阳光下泛着温润光泽，藏着人们古今共通的美好祈愿。如此高度，视野愈发开阔，黄河由北向南而流，在眼前铺展成一条雄浑的缎带。

这里，黄河改道与地理变迁留下深深印记。鹳雀楼是黄河西移后择新址重建的，现址曾是古河道，离其不远便是蒲津渡遗址与黄河大铁牛，那是先民智

慧与汗水的结晶。

此处黄河河道宽有三公里之多，水流平缓淡然，虽无壶口瀑布的磅礴怒吼，却多了母亲河的雍容沉静。河滩之上，新耕田垄在阳光下闪耀，麦田如绿毯向远方延展，与天际温柔相接。

俗话说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正是黄河改道，河滩渐次裸露，才有了眼前这片沃土，芦笋、桃树、葡萄等蓬勃生长，绘就了“河东果园”的丰饶画卷。极目远眺，中条山如青屏横亘，尽头直抵黄河之畔，而对岸的华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两山隔河相望，勾勒出黄河“几”字弯右下角最壮丽的轮廓。鹳雀楼地处于此，“两山夹河”的格局正是“中华”一词的渊源所在。

至此，话题自然落到王之涣的千古名句上。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，从前不解“白日”何意，听了导游讲解，才知其中藏着气候与地理的奥秘。“白日”并非夏日的炽烈，而是冬季特有的清冷。冬季傍晚，太阳受南移轨迹影响，从偏南的中条山后方沉落，加之冬日黄河水汽氤氲，阳光穿过薄雾时，便有了诗人笔下泛着白晕的景致。这“依山尽”的落日，缓缓没入青灰色山影，与“黄河入海流”的壮阔想象相映成趣、相得益彰。导游笑谈，当年王之涣被贬途中登楼，见黄河表面虽在此处平缓，实则暗藏奔涌之势，恰似他心中未灭的抱负。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是地理高度的攀升，更是精神境界的突破。

由此思绪不禁飘到鹳雀楼一层大厅的“旗亭画壁”壁画。冬日天寒微雪，王昌龄、高适、王之涣三人同游，相约旗亭，登楼会宴，以诗赌胜，成就文坛佳话。原来，《登鹳雀楼》的冬日暮色，早有历史伏笔。

站在楼上，俯瞰河滩沃野，终于懂得鹳雀楼为何能凭一首诗跻身四大名楼。

诗因楼生，楼因诗名，当自然景观与人文情怀在此交融，黄河泥沙里早已沉淀了千年文化密码。从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的地理轮回，到唐时“胡汉交融”的铁人雕塑，从诗人笔下“更上一层楼”的精神力量，到今日河滩上的万亩良田，这片土地始终在时光中演绎着生命的坚韧与文明的传承。

千年后重踏此地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河山胜景，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攀登精神。正如滔滔河水，历经曲折，终向大海。王之涣笔下的冬日暮色，藏着对生命不息、进取不止的咏叹。地理变迁与人文积淀，原就是这片土地并行的史诗。

下楼时，风过回廊，檐角铜铃轻响。回首，鹳雀楼飞檐在渐暗天幕上形成剪影，似振翅欲飞的鹳雀鸟。原来“更上一层楼”的寓意，从来都不只是风景，它是对这片土地上所有进取者的期许，是对千年诗魂的呼应：唯有不断攀登，方能见更广阔山河；唯有铭记来路，文明长河才能奔涌不息。

